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西遊記
第十三回 陷虎穴金星解厄 雙叉嶺伯欽留僧

詩曰：大有唐王降敕封，欽差玄奘問禪宗。

堅心磨琢尋龍穴，著意修持上鷲峰。
邊界遠遊多少國，雲山前度萬千重。
自今別駕投西去，秉教迦持悟大空。

卻說三藏自貞觀三年九月望前三日，蒙唐王與多官送出長安關外。一二日馬不停蹄，早至法門寺。本寺住持上房長老，帶領眾僧有五百餘人，兩邊羅列，接至裡面，相見獻茶。茶罷進齋，齋後不覺天晚。正是那：

影動星河近，月明無點塵。
雁聲鳴遠漢，砧韻響西鄰。
歸鳥棲枯樹，禪僧講梵音。
蒲團一榻上，坐到夜將分。

眾僧們燈下議論佛門定旨，上西天取經的原由：有的說水遠山高，有的說路多虎豹；有的說峻嶺陡崖難度，有的說毒魔惡怪難降。三藏箝口不言，但以手指自心，點頭幾度。眾僧們莫解其意，合掌請問道：「法師指心點頭者，何也？」三藏答曰：「心生，種種魔生；心滅，種種魔滅。我弟子曾在化生寺對佛說下洪誓大願，不由我不盡此心。這一去，定要到西天，見佛求經，使我們法輪回轉，願聖主皇圖永固。」眾僧聞得此言，人人稱羨，個個宣揚，都叫一聲：「忠心赤膽大闡法師！」誇讚不盡，請師入榻安寐。

早又是竹敲殘月落，雞鳴曉雲生。那眾僧起來，收拾茶水、早齋。玄奘遂穿了袈裟，上正殿，佛前禮拜道：「弟子陳玄奘，前往西天取經，但肉眼愚迷，不識活佛真形。今願立誓：路中逢廟燒香，遇佛拜佛，遇塔掃塔。但願我佛慈悲，早現丈六金身，賜真經，留傳東土。」祝罷，回方丈進齋。齋畢，那二從者整頓了鞍馬，促趨行程。三藏出了山門，辭別眾僧。眾僧不忍分別，直送有里之遙，嚙淚而返。三藏遂直西前進。正是那季秋天氣，但見：

數村木落蘆花碎，幾樹楓楊紅葉墜。路途煙雨故人稀，黃菊麗，山骨細，水寒荷破人憔悴。白蘋紅蓼霜天雪，落霞孤鷺長空墜。依稀黯淡野雲飛，玄鳥去，賓鴻至，嘹唳嘒嘒聲齊碎。

師徒們行了數日，到了鞏州城，早有鞏州合屬官吏人等迎接入城中。安歇一夜，次早出城前去。一路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，兩三日，又至河州衛。此乃是大唐的山河邊界。早有鎮邊的總兵與本處僧道，聞得是欽差御弟法師上西方見佛，無不恭敬。接至裡面供給了，著僧綱請往福原寺安歇。本寺僧人，一一參見，安排晚齋。齋畢，吩咐二從者飽喂馬匹，天不明就行。

及雞方鳴，隨喚從者，卻又驚動寺僧，整治茶湯齋供。齋罷，出離邊界。這長老心忙，太起早了。原來此時秋深時節，雞鳴得早，只好有四更天氣。一行三人，連馬四口，迎著清霜，看著明月，行有數里遠近，見一山嶺，只得撥草尋路，說不盡崎嶇難走，又恐怕錯了路徑。正疑思之間，忽然失足，三人連馬都跌落坑坎之中。三藏心慌，從者膽戰。卻才悚懼，又聞得裡面哮吼高呼，叫：「拿將來！拿將來！」只見狂風滾滾，擁出五六個妖邪，將三藏、從者揪了上去。這法師戰戰兢兢的偷眼觀看，上面坐的那魔王分兇惡。真個是：

雄威身凜凜，猛氣貌堂堂。電目飛光艷，雷聲振四方。鋸牙舒口外，鑿齒露腮旁。錦繡圍身體，文斑裹脊梁。鋼鬚稀見肉，鉤爪利如霜。東海黃公懼，南山白額王。

說得個三藏魂飛魄散，二從者骨軟筋麻。魔王喝令綁了。眾妖一齊將三人用繩索綁縛。正要安排吞食，只聽得外面喧嘩，有人來報：「熊山君與特處士二位來也。」三藏聞言，擡頭觀看，前走的是一條黑漢。你道他是怎生模樣：

雄豪多膽量，輕健夯身軀。
涉水惟兇力，跑林逞怒威。
向來符吉夢，今獨露英姿。
綠樹能攀折，知寒善論時。
准靈惟顯處，故此號山君。

又見那後邊來的是一條胖漢。你道怎生模樣：

嵯峨雙角冠，端肅聳肩背。
性服青衣穩，蹄步多遲滯。
宗名父作牯，原號母稱犍。
能為田者功，因名特處士。

這兩個搖搖擺擺，走入裡面，慌得那魔王奔出迎接。熊山君道：「寅將軍一向得意，可賀，可賀。」特處士道：「寅將軍丰姿勝常，真可喜，真可喜。」魔王道：「二公連日如何？」山君道：「惟守素耳。」處士道：「惟隨時耳。」三個敘罷，各坐談笑。

只見那從者綁得痛切悲啼。那黑漢道：「此三者何來？」魔王道：「自送上門來者。」處士笑云：「可能待客否？」魔王道：「奉承，奉承。」山君道：「不可盡用，食其二，留其一可也。」魔王領諾，即呼左右，將二從者剖腹剜心，剝碎其屍；將首級與心肝奉獻二客，將四肢自食，其餘骨肉分給各妖。只聽得啞啞之聲，真似虎啖羊羔，霎時食盡。把一個長老幾乎說死。這才是初出長安第一場苦難。

正惶慌之間，漸漸的東方發白。那二怪至天曉方散，俱道：「今日厚擾，容日竭誠奉酬。」方一擁而退。

不一時，紅日高昇，三藏昏昏沉沉，也辨不得東西南北。正在那不得命處，忽然見一老叟，手持拄杖而來。走上前，用手一拂，繩索皆斷。對面吹了一口氣，三藏方甦，跪拜於地道：「多謝老公公，搭救貧僧性命。」老叟答禮道：「你起來。你可曾疏失了甚麼東西？」三藏道：「貧僧的從人已是被怪食了。只不知行李、馬匹在於何處？」老叟用杖指道：「那廂不是一匹馬、兩個包袱？」三藏回頭看時，果是他的物件，並不曾失落，心才略放下些。問老叟曰：「老公公，此處是甚所在？公公何由在此？」老叟道：「此是雙叉嶺，乃虎狼巢穴處。你為何墮此？」三藏道：「貧僧雞鳴時，出河州衛界，不料起得早了，冒霜撥露，忽失落此地。見一魔王，兇頑太甚，將貧僧與二從者綁了。又見一條黑漢，稱是熊山君；一條胖漢，稱是特處士；走進來，稱那魔王是寅將軍。他三個把我二從者吃了，天光才散。不想我是那裡有這大緣大分，感得老公公來此救我？」老叟道：「處士者，是個野牛精；山君者，是個熊羆精；寅將軍者，是個老虎精。左右妖邪，盡都是山精樹鬼、怪獸蒼狼。只因你的本性元明，所以吃不得你。你跟我來，引你上路。」

三藏不勝感激，將包袱揹在馬上，牽著韁繩，相隨老叟逕出了坑坎之中，走上大路。卻將馬拴在道旁草頭上，轉身拜謝那公公，那公公遂化作一陣清風，跨一隻硃頂白鶴，騰空而去。只見風飄飄遺下一張簡帖，書上四句頌子。頌子云：

吾乃西天太白星，特來搭救汝生靈。
前行自有神徒助，莫為艱難報怨經。

三藏看了，對天禮拜道：「多謝金星，度脫此難。」拜畢，牽了馬匹，獨自個孤孤悽悽，往前苦進。這嶺上，真個是：

寒颯颯兩林風，響潺潺澗下水。香馥馥野花開，密叢叢亂石磊。鬧嚷嚷鹿與猿，一隊隊獐和麝。喧雜雜鳥聲多，靜悄悄人事靡。那長老，戰兢兢心不寧；這馬兒，力怯怯蹄難舉。

三藏捨身拚命，上了那峻嶺之間。行經半日，更不見個人煙村舍。一則腹中饑了，二則路又不平。正在危急之際，只見前面有兩隻猛虎咆哮，後邊有幾條長蛇盤繞。左有毒蟲，右有怪獸。三藏孤身無策，只得放下身心，聽天所命。又無奈那馬腰軟蹄彎，即便跪下，伏倒在地，打又打不起，牽又牽不動。苦得個法師襯身無地，真個有萬分淒楚，已自分必死，莫可奈何。

卻說他雖有災連，卻有救應。正在那不得命處，忽然見毒蟲奔走，妖獸飛逃，猛虎潛蹤，長蛇隱跡。三藏擡頭看時，只見一人，手執鋼叉，腰懸弓箭，自那山坡前轉出，果然是一條好漢。你看他：

頭上戴一頂艾葉花斑豹皮帽，身上穿一領羊絨織錦匠羅衣，腰間束一條獅蠻帶，腳下履一對麂皮靴。環眼圓睛如弔客，圈鬚亂擾似河奎。懸一囊毒藥弓矢，拿一桿點鋼大叉。雷聲震破山蟲膽，勇猛驚殘野雉魂。

三藏見他來得漸近，跪在路傍，合掌高叫道：「大王救命！大王救命！」那條漢到邊前，放下鋼叉，用手攙起道：「長老休怕。我不是歹人，我是這山中的獵戶，姓劉名伯欽，綽號鎮山太保。我才自來，要尋兩隻山蟲食用。不期遇著你，多有衝撞。」三藏道：「貧僧是大唐駕下欽差，往西天拜佛求經的和尚。適間來到此處，遇著些狼虎蛇蟲，四邊圍繞，不能前進。忽見太保來，眾獸皆走，救了貧僧性命，多謝，多謝。」伯欽道：「我在這裡住人，專倚打些狼虎為生，捉些蛇蟲過活，故此眾獸怕我走了。你既是唐朝來的，與我都是鄉里。此間還是大唐的地界，我也是唐朝的百姓，我和你同食皇王的水土，誠然是一國之人。你休怕，跟我來，到我舍下歇馬，明朝我送你上路。」三藏聞言，滿心歡喜，謝了伯欽，牽馬隨行。

過了山坡，又聽得呼呼風響。伯欽道：「長老休走，坐在此間。風響處，是個山貓來了，等我拿他回家去管待你。」三藏見說，又膽戰心驚，不敢舉步。那太保執了鋼叉，拽開步，迎將上去。只見一隻斑斕虎，對面撞見，他看見伯欽，急回頭就走。這太保霹靂一聲，叫道：「那畜畜那裡走！」那虎見趕得急，轉身掄爪撲來。這太保三股叉舉手迎敵。說得個三藏軟癱在草地。這和尚自出娘肚皮，那曾見這樣凶險的勾當。太保與那虎在那山坡下，人虎相持，果是一場好鬥。但見：

怒氣紛紛，狂風滾滾。怒氣紛紛，太保沖冠帶簪力；狂風滾滾，斑彪逞勢噴紅塵。那一個張牙舞爪，這一個轉步回身。三股叉擎天幌日，千花尾擾霧雲飛。這一個當胸亂刺，那一個劈面來吞。閃過的再生人道，撞著的定見閻君。只聽得那斑彪哮吼，太保聲狠。斑彪哮吼，振裂山川驚鳥獸；太保聲狠，喝開天府現星辰。那一個金睛怒出，這一個壯膽生嗔。可愛鎮山劉太保，堪誇據地獸之君。人虎貪生爭勝負，些兒有慢喪三魂。

他兩個鬥了有一個時辰，只見那虎爪慢腰鬆，被太保舉叉平胸刺倒。可憐啊，鋼叉尖穿透心肝，霎時間血流滿地。揪著耳朵，拖上路來。好男子，氣不連喘，面不改色，對三藏道：「造化，造化。這隻山貓，夠長老食用一日。」三藏誇讚不盡道：「太保真山神也！」伯欽道：「有何本事，敢勞過獎？這個是長老的洪福。去來，趕早兒剝了皮，煮些肉，管待你也。」

他一隻手執著叉，一隻手拖著虎，在前引路。三藏牽著馬，隨後而行。迤邐行過山坡，忽見一座山莊。那門前真個是：

參天古樹，漫路荒藤。萬壑風塵冷，千崖氣象奇。一徑野花香襲體，數竿幽竹綠依依。草門樓，籬笆院，堪描堪畫；石板橋，白土壁，真樂真稀。秋容蕭索，爽氣孤高。道傍黃葉落，嶺上白雲飄。疏林內山禽聒聒，莊門外細犬嘹嘹。

伯欽到了門首，將死虎擲下，叫：「小的們何在？」只見走出三四個家僮，都是怪形惡相之類，上前拖拖拉拉，把隻虎扛將進去。伯欽吩咐教趕早剝了皮，安排將來待客。復回頭迎接三藏進內，彼此相見，三藏又拜謝伯欽厚恩憐憫救命。伯欽道：「同鄉之人，何勞致謝。」坐定茶罷，有一老嫗領著一個媳婦，對三藏進禮。伯欽道：「此是家母、小妻。」三藏道：「請令堂上坐，貧僧奉拜。」老嫗道：「長老遠客，各請自珍，不勞拜罷。」伯欽道：「母親啊，他是唐王駕下，差往西天見佛求經者。適間在嶺頭上遇著孩兒，孩兒念一國之人，請他來家歇馬，明日送他上路。」老嫗聞言，口分歡喜道：「好，好，好。就是請他，不得這般恰好。明日你父親遇忌，就洩長老做些好事，念卷經文，到後日送他去罷。」這劉伯欽雖是一個殺虎手，鎮山的太保，他卻有些孝順之心。聞得母言，就要安排香紙，留住三藏。

說話間，不覺的天色將晚。小的們排開桌凳，拿幾盤爛熟虎肉，熱騰騰的放在上面。伯欽請三藏權用，再另辦飯。三藏合掌當胸道：「善哉！貧僧不瞞太保說，自出娘胎，就做和尚，更不曉得吃葷。」伯欽聞得此說，沉吟了半晌道：「長老，寒家歷代以來，不曉得吃素。就是有些竹筍，採些木耳，尋些乾菜，做些豆腐，也都是獐鹿虎豹的油煎，卻無甚素處。有兩眼鍋灶，也都是油膩透了。這等奈何？反是我請長老的不是。」三藏道：「太保不必多心，請自受用。我貧僧就是三五日不吃飯，也可忍餓，只是不敢破了齋戒。」伯欽道：「倘或餓死，卻如何之？」三藏道：「感得太保天恩，搭救出虎狼叢裡，就是餓死，也強如喂虎。」

伯欽的母親聞說，叫道：「孩兒不要與長老閑講，我自備素物，可以管待。」伯欽道：「素物何來？」母親道：「你莫管我，我自備素的。」叫媳婦將小鍋取下，著火燒了油膩，刷了又刷，洗了又洗，卻仍安在灶上。先燒半鍋滾水，別用。卻又將些山地榆葉子，著水煎作茶湯。然後將些黃粱粟米，煮起飯來。又把些乾菜煮熟。盛了兩碗，拿出來鋪在桌上。老母對著三藏道：「長老請齋。這是老身與兒婦，親自動手整理的極潔極淨的茶飯。」三藏下來謝了，方才上坐。

那伯欽另設一處，鋪排些沒鹽沒醬的老虎肉、香獐肉、蟒蛇肉、狐狸肉、兔肉，點剝鹿肉乾巴，滿盤滿碗的陪著三藏吃齋。方坐下，心欲舉箸，只見三藏合掌誦經，說得個伯欽不敢動箸，急起身立在旁邊。三藏念不數句，卻教請齋。伯欽道：「你是個念短頭經的和尚？」三藏道：「此非是經，乃是一卷揭齋之咒。」伯欽道：「你們出家人，偏有許多計較，吃飯便也念誦誦。」

吃了齋飯，收了盤碗，漸漸天晚。伯欽引著三藏出中宅，到後邊走走。穿過夾道，有一座草亭。推開門，入到裡面。只見那四壁上掛幾張強弓硬弩，插幾壺箭；過梁上搭兩塊血腥的虎皮；牆根頭插著許多槍刀叉棒；正中間設兩張坐器。伯欽請三藏坐坐。三藏見這般兇險醜陋，不敢久坐，遂出了草亭。又往後再行，是一座大園子，卻看不盡那叢叢菊蕊堆黃，樹樹楓楊掛赤。又見呼的一聲，跑出來隻肥鹿，一大陣黃獐，見了人，呢呢痴痴，更不恐懼。三藏道：「這獐鹿想是太保養家了的？」伯欽道：「似你那長安城中人家，有錢的集財寶，有莊的集聚稻糧。我們這打獵的，只得聚養些野獸，備天陰耳。」他兩個說話閑行，不覺黃昏，復轉前宅安歇。

次早，那合家老小都起來，就整素齋，管待長老，請開啟念經。這長老淨了手，同太保家堂前拈了香，拜了家堂。三藏方敲響木魚，先念了淨口業的真言，又念了淨身心的神咒，然後開《度亡經》一卷。誦畢，伯欽又請薦薦亡疏一道，再開念《金剛經》、《觀音經》。一一朗音高誦。誦畢，吃了午齋，又念《法華經》、《彌陀經》，各誦幾卷，又念一卷《孔雀經》，及談苾芻洗業的故事，早又天晚。獻過了種種香火，化了眾神紙馬，燒了薦亡文疏。佛事已畢，又各安寢。

卻說那伯欽的父親之靈，超薦得脫沉淪，鬼魂兒早來到自家宅內，托一夢與合家老幼道：「我在陰司裡苦難難脫，日久不得超生。今幸得聖僧念了經卷，消了我的罪業，閻王差人送我上中華富地，長者人家托生去了。你們可好生謝送長老，不要怠慢，不要怠慢。我去也。」這才是：萬法莊嚴端有意，薦亡離苦出沉淪。那合家兒夢醒，又早太陽東上。伯欽的娘子道：「太保，我今夜夢見公公來家，說他在陰司苦難難脫，日久不得超生。今幸得聖僧念了經卷，消了他的罪業，閻王差人送他上中華富地，長者人家托生去，教我們好生謝那長老，不得怠慢他。說罷，逕出門，徬徬去了。我們叫他不應，留他不住。醒來卻是一夢。」伯欽道：「我也是那等一夢，與你一般。我們一起去對母親說去。」他兩口子正欲去說，只見老母叫道：「伯欽孩兒，你來，我與你說話。」二人至前，老母坐在床上道：「兒啊，我今夜得了個喜夢，夢見你父親來家，說多虧了長老超度，已消了罪業，上中華富地，長者家去托生。」夫妻們俱呵呵大笑道：「我與媳婦皆有此夢，正來告稟，不期母親呼喚，也是此夢。」遂叫一家大小起來，安排謝意，替他收拾馬匹，都至前拜謝道：「多謝長老超薦我亡父脫難超生，報答不盡。」三藏道：「貧僧有何能處，敢勞致謝？」

伯欽把三口兒的夢話對三藏陳訴一遍，三藏也喜。早供給了素齋，又具白銀一兩為謝。三藏分文不受。一家兒又懇懇拜央，三藏畢竟分文未受。但道：「是你肯發慈悲送我一程，足感至愛。」伯欽與母妻無奈，急做了些粗麵燒餅乾糧，叫伯欽遠送。三藏歡喜收納。太保領了母命，又喚兩三個家僮，各帶捕獵的器械，同上大路。看不盡那山中野景，嶺上風光。

行經半日，只見對面處有一座大山，真個是高接青霄，崔巍險峻。三藏不一時到了邊前。那太保登此山如行平地，正走到半山之中，伯欽回身，立於路下道：「長老，請自前進，我卻告回。」三藏聞言，滾鞍下馬道：「千萬敢勞太保再送一程。」伯欽道：「長老不知。此山喚做兩界山，東半邊屬我大唐所管，西半邊乃是韃靼的地界。那廂狼虎不伏我降，我卻也不能過界，你自去罷。」三藏心驚，掄開手，牽衣執袂，滴淚難分。正在那叮嚀拜別之際，只聽得山腳下叫喊如雷道：「我師父來也！我師父來也！」謊得個三藏痴呆，伯欽打掙。

畢竟不知是甚人叫喊，且聽下回分解。